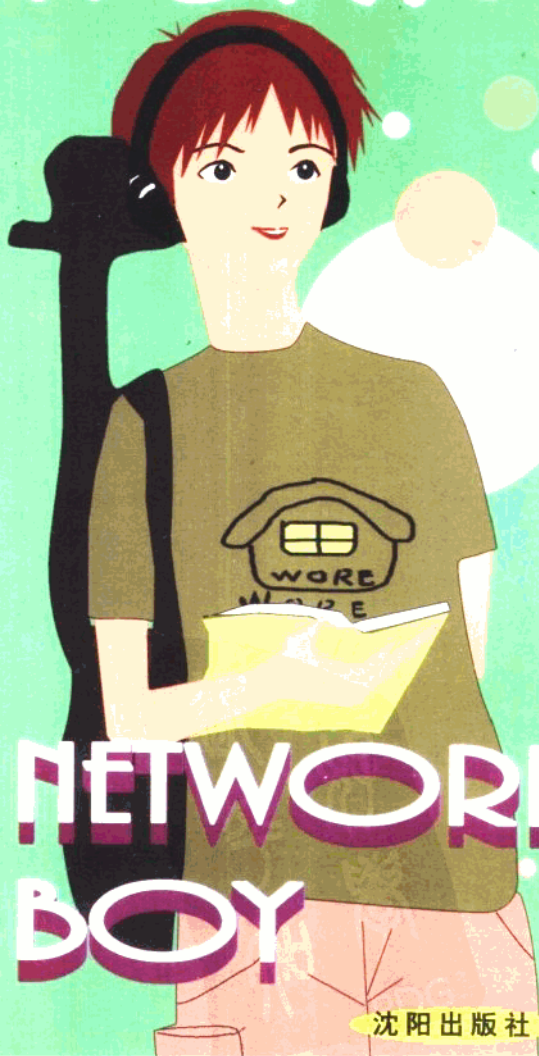


金芳 张子布 主编



NEW

网络男孩



NETWORK BOY

网络
故事

沈阳出版社

金芳 张子布 主编

NEW

网络男孩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男孩/金芳等主编.—沈阳:沈阳出版社,2001.8

ISBN 7-5441-1678-6

I.网… II.金…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8418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110011)

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20千字 印张:6.625

印数:1-8000册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潘晓翊

责任校对:朱科志

选题策划:潘晓翊

封面设计:高禾

版式设计:高禾

定价:13.80元

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
在茫茫网海中如何找到真爱
在日起月落中如何重拾失去的缘分
没有维度的电子世界里
0 和 1 组成的一切都被不确定的云彩所笼罩着
抬头望天空 我们一无所获
然而闭上双眼
用生命与心灵来感受
在愈来愈强的共鸣中
我们知道自己置身于一个真实的世界

——逸飞岭

序

——网络文学是什么花？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络文学像雨后春笋在各个网站网页 BBS 上破土而生，更伴着互联网裂变似地普及而拔地有声节节高。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有人称道它是一场文学革命，也有人贬损它是垃圾，是厕所文学。

然而它毕竟是新生事物，带着一股原生的蓬勃朝气在歌颂与讽刺、支持与打击、热爱与嫉妒中茁壮成长，许许多多网络写手带着他们的作品走到读者面前，成为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狂热追逐的新偶像、新热点、新鼓舞，他们一道带着新的语汇、新的话语方式、新的悸动向传统的、神圣的、门槛高高的文学殿堂发起冲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躁动，文学事业必将因此而发生变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来寻常百姓家。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不愿作壁上观，因而推出《网络男孩》和《网络女孩》来参与并且为网络文学这一新生事物推波助澜。

请看看听听这些网络里的男孩女孩对人生、对世界、对爱情、对友谊、对事业、对网络、对文学……有着怎样睿智的思考。

说说你的判断：网络文学是什么花？

金 芳

目 录

序.....	金芳
--------	----

小 说

销魂误.....	乱弹千万别问偶是谁	1
被制约的双眸.....	长天	8
饿的眼中只有你.....	NOSOSO	26
他从不写网恋——一个真实的故事.....	颜色	43
请你忘记我.....	柳玉衡	47
要做情人,先做敌人.....	风流不下流	67
爱你一夜.....	胡子乱了	71
我们总在两个世界.....	流浪狗	77
第一滴网泪.....	流浪狗	88
冬天里的西红柿.....	李力诚	100
网恋姻缘别样情.....	北荒	104
海中的美人鱼.....	小巴特	109
不打自招——我的网恋故事.....	战神巴蒂斯图塔	116
谁是网子的祖先? ——来自网络世界的报告文学.....	南森	119

散 文

静夜里的钟声蛊惑.....	张明昭	125
---------------	-----	-----

一个单身的回忆·····	句子	128
指南岁月·····	南山孤飞鹤	131
关于风的断想·····	涯旅	133
心语·····	闲庭月瑟	135
家有仙妻·····	闲庭月瑟	137
信仰·····	小醉闲眠	140
沧浪水·····	江南公子	142
吟瘦西湖·····	江南书生	144
野花很美·····	张子布	146

诗 歌

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柳玉衡	148
风去的日子（外二首）·····	肖马	152
天堂之花·····	韦青青	154
寂寞清秋·····	江南公子	157
你来，你走·····	悄悄的我	158
梦乡·····	肖南	160
“触电”之后·····	石硕	161
十四行·····	江南书生	163
七律二首·····	飞絮无痕	164
七律·喜会逸飞诸友叙怀·····	唐破虏	165
五绝·坐看云起时·····	悲情人	165
七绝·读史感作·····	悲情人	166
烛影摇红·····	无奈我心	167
永遇乐·····	无奈我心	168

网恋.....	张子布 169
---------	---------

随 笔

网络,文学的快捷方式.....	颜料 170
戏说网络.....	咿呀嘿咻 173
爱情不上网.....	蔷薇谷 177
爱是什么?(回应).....	卧听雨眠 180
有同感!(回应).....	小醉闲眠 181
网恋的最终归宿——第四类感情.....	深海浅罅 182
网恋真的这样无奈吗?(回应).....	人在旅途 187
网恋定格为第四类感情真妙(回应).....	海风的问候 188
红颜过网.....	颜料 189
馨言蜚语——你知道一个人痴了只会说这样的话...张明昭	193
爱不分对错,爱永不褪色.....	句子 196
关于“穷文富武”的新例证.....	SABLELIN 198
冰水与热情以及慷慨.....	SABLELIN 199
将单身进行到底.....	张子布 201
男生的二十八句谎言.....	句子 203

销魂误

★ 乱弹千万别问偶是谁

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个男子生命中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白玫瑰是他圣洁的妻，红玫瑰是他炙热的爱人。

但傅薪的命运与常人有所不同，他遇上的是一座玫瑰园。

时光向前追溯，他犹能听到初中女友娇俏的声音：“为什么叫作傅薪，你是负心人么？”

他抿一抿唇，就有伞形裙子的女孩热烈地跳进来。

她们都爱他缄默和较同龄人成熟的气质，还有，自然他是俊美的，在烈日下微眯眼睛的神情如同一只警醒的豹。

为什么要叫做傅薪，这个问题有答案么？

出生时，他户口簿上的名字是赵阳。生命中的璀璨阳光？父亲的命名是否这个意思，现在已无从追问。

他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二嫁、三嫁，他便被易名为陈奇、傅薪。

陈家和傅家是母亲的家，与他全无关系。母亲毕生致力于做一个寻爱的女子，养儿育儿只是副业而已。至于傅薪的地位——自名字即可看出：奇怪的人、被漠视如草芥的人。

偏还有邻里笑咪咪地拉住他问：“这个爸爸对你好不好？家里吵架不？”又说，“啧啧啧，干吗不说话呀，瞧这

双眼睛毒的。”就这样，他首先学会沉默，继而学会藏匿情绪，再后学会客气疏离的微笑。

为什么要愤怒和叛逆呢，白白娱乐了那些等待看热闹的世人。

他有警醒的理由。

成长生涯中惟一亮色，是功课簿上的优秀和女孩子们趋之若鹜。

她们说：傅薪是不同的，那样冷漠俊美，总与人保持一堵玻璃墙的距离。墙后面是什么呢？真正吸引。

于是，时常有狭长的纸条传送，有绯红了面颊的低语，有吃吃的笑声，水灵灵的眉眼，有恰到好处的酒精及音乐。

凡事懂得太早，得来太易，便没有人珍惜，傅薪也不能例外。

漆黑夜色里，偎上的面颊都芬芳滑腻，掌中的腰身都蛇样地翻折，而情话，流水一般宣泄，缠绵得令四下空气也躁动不安。

“薪、薪”，她们一叠声地叫他，仿佛在要他的心一样。他的心是不给人的，至于身体，随便它去要去的地方罢。

偶尔有女孩子哭闹出来，学校对此十分头痛。毕竟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毕竟没有弄出不名誉的事情；毕竟成绩一直位列前茅；最后只得将他叫去警告一番了事。

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直到楚卿出现才告一段落。

傅薪与楚卿的相遇，缘于一次求职经历。

从上大学起他搬离傅家，与所有人温和道别。从此母亲只是半年一次的汇款单，简单而潦草地在附言中写着：添衣、规律饮食。邮局人员将附言扯下递出，他接过缓缓撕成碎片。

添衣、规律饮食？有助于傅薪成为正常快乐的人么？

钱节省些够吃穿用度了，但他一直坚持打工。做过家教、推销、企划，在杂志拍过广告，同时留意着报缝每一则招聘启事。

某天，他被约见到一间办公室里，回答有关求职的问题。

考官是位年青女性，有一张出奇秀丽的面孔。她信手翻阅手中的档案，问出一个问题：

“你的功课为何如此优秀？”

他欠身回答：

“因为这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

“什么是不能够控制的？”

“出身、生老病死。”

通常人们会将这个答案作玩笑听，咯咯笑着说你真幽默。但楚卿的反应较为特别，她深深注视他，一言不发。

傅薪忽然百感交集，他转开头，半晌才镇定下来。

他没有得到那份工作，却得到了楚卿。

楚卿长他六岁，独身，独居，有间宽敞的老房子。傅薪第一次去便爱上了那个地方。

雪白的四壁，简单的家具，天花板上木制吊扇缓慢转动日影，阳台种满盆花及藤蔓，开窗时要深吸口气，哗的一声撕开无数柔韧的牵绊。

那种微痛的恣意像极与楚卿在一起的感觉。

这是个奇特的女子。

家常的衣裳是紫色旗袍，家常的阅读是《红楼梦》，家常的表达方式是沉默。可是与她对视时会发现，原来真的用眼波欲流这回事。

傅薪有时对她说些心事，母亲、继父、同学、朋友，谁负了谁谁爱上谁谁与谁暧昧难定。她则轻轻拍下傅薪的手：“喂，闲谈莫论人非。”

楚卿的冷淡及幽默似乎是天生的，在她眼中，没有值得动容的大事。某次她出车祸撞伤脚，医生忙于处理血流如注的伤口，她悄悄问傅薪：“像不像灰姑娘的姐姐为穿水晶鞋而削去脚趾的情景？”

忍不住摇头，这个冰雪一样的人。

幸好她也会百般娇媚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可卿卿？”然后伏了身笑。

“卿卿，”他开始这样叫她，“我的卿卿。”

我的卿卿。

有许多次，盟誓或长久的话语已经到了口边，又或是在臆想中发生过千次万次，可最后还是这样安静着，唤一声：“我的卿卿。”

又一个某天，看完旧片《叶塞妮亚》回来，傅薪翻起楚卿的手腕凝视，细腻纤薄的肌肤下隐约可见蓝黛色的血管。

他拿起刀左右端详，缓慢精致地划下十字。肌肤翻开，血涌出。

然后他同样划下自己，牵过她的手腕，仔仔细细地将伤口合在一起。

淡黄灯光下，他们低着头，一动不动。日子如水般地滑行过去。

实习、工作、应酬、忙碌，闲暇时抱楚卿于怀中嗅她的暖香，而阳台的杜鹃此时已开谢两度了。

生活平静美好得如同理想，以至于傅薪有时会在深夜惊

醒过来，仔细辨认着他身在何处。

自七岁起他就是那个被放在树脂涂覆草筐里漂流的孩子，需要很努力自律才能控制前进的方向。而在他终于懂得生活的技巧后，忽然碰到一处叫楚卿的岸。

这座岸对于他的到来毫无惊动之相，他被平静地接受，然后花自顾开鸟自顾鸣云自顾出岫，不因他而有一点变化。

是否能就此停留呢，是否要呢？他想着，伸手去寻觅她的手指。

她的手指清醒地迎接、交缠，而后紧紧相握。

傅薪毕业后去一家律师行工作，同样的黑色西装配衬衣领带，偏他举手投足中有股特别的味道。客户上来后多半指定他代理，上司陈君笑曰：“这年头，连做律师也要卖相佳才能讨好。”

他微笑。

微笑一直是最佳的回答，人们会自动将自己的想法加诸其上，而这种解释方式通常是有利的。

比如他微笑着将钱还到母亲手里，意图割肉还骨，两不相欠，她却以为是孝行感动起来；比如他微笑着听客户谈论马经赌经嫖经，而被对方引为知己；比如此时此刻，陈君的眼波缓缓荡漾开去。

这个长他十岁的女人，在听过他的传闻后，便时时有“既然你喜欢成熟女人，何不……”的神情。

这类神情他见得越多，便越是看重楚卿冷淡澄净的性子。不是每个女子都有资格做桃花的。但做桃枝桃叶倒是不妨，傅薪收拾起文件，随口问：“去喝酒么？”

不知楚卿是否注意到他这段日子的迟归。每次进房时，

都见她正开着低低的音乐，面容沉浸在不可知的远方。

那只曲子是什么？如此缠绵忧伤。他想问，一阵倦意袭来，也就罢了。

不久后，傅薪接了起离婚案：男女双方各有私情，为财产分割问题争斗不休，一时他捉她的奸，一时她砸他的金屋，更有婚生非婚生子女哭闹其间，日日上演精彩激烈的剧情。

等到加班做完这起个案，整个律师行的人都感慨：懂得缄默和自重是多么稀有的一种美德。

忽然，他开始强烈思念起楚卿来，这阵子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忙碌，他们很少见面。楚卿好么？这个念头一发不可遏止。于是他推掉暧昧的约会，匆匆赶到老房子去。

楚卿在以固有的方式听音乐，身边是几只收拾好的皮箱。

见他进来，她微微扬眉：“正想找你。”

“去哪里？”他问，同时心沉下去。

“结婚。”

“和谁？”

“不重要，我只是需要安定的生活。”

他迟疑片刻，以眼神询问，她则缓慢摇头。

“你知道你给不起的，或者是不愿给。”

这是惟一的一次指责，以日光。

傅薪坐下，拉过她的手臂，专注抚摸其上的伤痕，红处殷红如新。她也翻过他的，却只觅到淡淡的看不见的痕迹。

她微笑，说：“我是疤痕体质，你是再生体质。”

仿佛这次相见纯粹为了闲谈，楚卿说了许多话，例如：“你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生活罢？”

或是：“不相爱有不相爱的好处，比较容易终老。”

还有：“他视我不过是略平头正脸的女人，这样也好，我的大好灵魂敝帚自珍即可。”

傅薪握住她的手，仔细倾听。

记得那天最后一句话是：“请代我照顾这间老房子。”楚卿环顾四周，想说些什么又顿住。良久，低下头来，缓缓将手抽出。

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抽出。抽离傅薪的生活。

几年后，傅薪还可能在某个脆弱的瞬间听到楚卿的声音。她说：“没有谁离了谁活不下去的道理，只是或好或歹，而已。”

他升了职，买了房，换过一批又一批的女伴。仍在每个周末驱车去老房子里，开音乐、打扫灰尘、浇灌盆栽、哗的一声拉开阳台上无数柔韧的牵绊。如同楚卿在时惯做的那样。

某一天，他做着这些，忽然听到CD机传出极熟悉的旋律，那是每次夜归时楚卿独自听的音乐。

他旋大声音。

一个歌手正清晰地唱道：“千言万语我无从打理，谁说我不爱你，这春天，就是证据。”

傅薪弯下身，做了一件他七岁以来一直渴望做的事情。他哭了。

被制约的双眸

★ 长 天

预约

农历腊月二十三，在民俗中这天该是过年的预演了，家家都会放炮竹，送灶老爷上天的。而我，夜幕降临后，心不在焉地放完炮竹后就鬼使神差般地一如既往来到了单位的机房，打开计算机踏进了网络。

开了OICQ（一种在线传送信息的工具），她没在线，我就猜她可能是在加班。最近她比较忙，因为她急着把手边的工作做完去芜湖过年。而且，一些机缘的巧合，让我们预定了在她回芜湖其间在合肥见上一面，如果客观条件充分的话。

在网上认识了几年，可我从没见过她，也从没有个既定的想法说我能于某时于某地能和她面对面地对视一回，能让网上的流连顾盼在现实当中延续开来（尽管我时常凭空作这样的想象），我们约定了见面。

然而，机会就这样来了，从隐约到清晰，虽然这清晰的也只还是“机会”，在期望值渐渐增大时，对机会亦可能失去就越发的紧张，惶惶不安中，我在考虑在她心目中作为男人，作为友人，作为追慕者，作为地主，作为一种意义上的

陌生人的我在她踏上合肥的旅程的一刹那后，我应该考虑到的一切的可能。我渴望见到她。

前些天来合肥的飞机没机票了，我心一沉，我想起了汽车，火车需要转车且火车上太乱，这火车是断然不能让她一个人坐的。问询了一下长途汽车，有直达卧铺，只是时间太长，到合肥得近18个小时，想起来多少会有点委屈她了，心又一沉。她想飞南京，那样我也得去南京，我并不介意那样奔波，可我们俩对南京有的都只是相同的陌生，时间的短促和一起面对陌生的不安会冲淡一些该有的初见情怀，这是我不愿身临的，于是心再一沉。

她上午的电话说她可能会坐汽车过来，条件是让我18个小时别睡觉，她说她在见到我时，必须是和她同样灰土满脸更兼疲倦，最好带两个黑眼圈什么的，在她看来这样会公平点。我在电话这端终于欣慰地笑着答应了，能来，能见面就比什么都好。

网姐的又一个讯息过来了，说她已经订好了飞南京的机票，明早会送到她手中。飞南京的？真的要我去南京不成？我立马打了电话过去问她，她说：还没决定呢。我松了半口气，不过我没有继续询问她的最终决定，听她的口气，这电话打得不是时候，而且，这些天，关于这些，电话里、网络里我已经像那个祥林嫂啰啰嗦嗦。就不烦她也罢，来终须来，不来终不来！

第二天的消息是令人欣喜的，在电话里她说，她通过熟人弄到了来合肥的机票，明天下午2时30分左右到合肥骆岗机场！我很兴奋，在晚上上网的时候，我们带着某种憧憬在OICQ一直聊到了深夜2点多，我们再次肯定了那个约定后，